



吴成林：生态与人文的光影使者

吴成林



▲《守护》

▶《盼归》



吴成林,1962年8月生于郧阳区,退休前就职于郧阳区农商银行,系湖北省、十堰市摄影家协会会员,郧阳区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,人民网、光明网等主流媒体注册

摄影师。其作品屡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权威报刊,并斩获多项重要奖项;作品《汉江苍鹭》曾入选《中国国家地理》首届自然影像摄影大赛。

清晨五点的汉江滩涂,雾气尚未散尽,一个背着长焦相机的身影已在芦苇丛中埋伏多时。露水浸透衣衫,镜头却稳稳对准浅滩上掠水的苍鹭——这是63岁的吴成林坚持了十五年的日常。从银行职员到斩获大奖的纪实摄影师,他用镜头丈量着汉江的生态脉络,也镌刻着乡土郧阳的人文肌理。在光影交错间,那些被时代浪潮冲动的候鸟、匠人、乡野故事,都在他的取景框里获得了超越时间的重量。10万张底片的背后,是一部用光影绘就的地方史诗。

信义如灯——

光影凝固的精神力量

1999年末,汉江的寒风掠过郧县(今郧阳区)乡间,在乡镇信用社伏案数载的吴成林,凭借竞聘考试叩开县城信用联社大门。办公桌上那台胶片单反相机成为他的新伙伴,起初机械记录工作日常,后来他学着模仿新闻图片,将镜头转向田野:聚焦信用社用金融活水浇灌希望的秧苗,记录农民兄弟在致富路上的汗水与笑容,捕捉黄土地上自强不息的身影……

“对我来说,真正叩开摄影之门的,是下乡路上的一次经历。”吴成林望着相机镜头感慨道。

2015年6月18日,八旬老人谭运喜拄着拐杖走进白桑关镇农商行,从层层包裹的布里掏出20300元,还清儿子拖欠11年零4个月的贷款。11年前,儿子创业被骗后远走他乡,儿媳也由此离家而去,留下两个孩子和沉重债务。老人带家人四处奔波,变卖家当,一分一厘筹钱:“债,不能烂在我手里。”朴素话语里藏着重如泰山的信义。

在安阳镇横山村,另一幕更令人心

碎:一位双目失明的老翁,儿子因骨髓炎无法站立,儿媳不堪重负远走他乡,留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幼童。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家里,老人决定卖掉备好的棺材偿还贷款:“不还清国家的钱,我死不瞑目。”老人抚摸着棺木,浑浊的眼中是令人动容的决绝。

这两份来自底层农民沉甸甸的信义与担当,像重锤击中吴成林的心。“这些故事不能只口耳相传,要用影像凝固,让更多人看见!”他颤抖着举起相机,将震撼时刻一一收进取景框。

匠魂入镜——

消逝时光里的文脉重生

光影定格的一瞬间,是千年技艺的低语,也是寻访者跋涉的印记。

他追随“草根”,见证郧阳凤凰灯舞演艺队的坚守。这支2009年成立的队伍,由24名民俗文艺爱好者组成,年龄跨度从30岁到80岁。他们扛着笨重的道具翻山越岭,将欢声笑语播撒在乡野田间。千余场义务演出,是对民俗文化的深情告白。吴成林扛着设备跋山涉水,只为捕捉民间蓬勃的生命力。他深知,镜头唯有对准社区、田埂、农家,才能真正触摸到文化的脉搏。

他捕捉“黎明”微光。2014年清明节,白桑关镇一条崎岖山路上,晨光刺破火把的柔光,斗笠匠罗高太挑着斗笠走乡串户,竹篾在熏微中泛着青芒,老人佝偻的脊背与巍巍青山叠印成图腾。吴成林俯身于露水丛中,迅速按下相机快门,用镜头记录下这质朴而珍贵的画面——《山村斗笠匠》,让斗笠匠的故事传向远方。

他沉醉“酒香”传承。腊月的郧阳区山村,处处弥漫着土法酿酒的醇香,吴成林也沉醉其中。他用相机定格从原料到佳酿的每一步,让这藏着历史与智慧的工艺绽放光彩。“郧阳小窖

酒”酿造技艺已列入省级非遗名录,升腾的酒气里,是生活的滋味,更是文化赋能乡村的生动写照。

鹭影伴江——

十五载光阴写就生态史诗

“看!环保鸟回来了!”2010年春,吴成林在汉江边架起相机,三只苍鹭掠过水面——这种对水质极敏感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是汉江生态的活体检测仪。

凌晨三点,闹钟响起,妻子总在梦中呢喃:“又去当‘鸟人’?”星光未褪,吴成林打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走向芦苇丛,钻进自己亲手搭的伪装棚,等待苍鹭掠水的惊艳瞬间。

这样的清晨,他重复了十五年。为记录苍鹭从筑巢到哺育的全过程,他在汉江两岸搭建了近百个伪装棚。伏天最难熬,棚内40℃高温,蚊虫钻衣领叮得满身肿包,他用胶带缠紧袖口继续坚守。“一次暴雨突降,我抢救设备时,见一只受伤的苍鹭躲在棚下。对视的瞬间,我忽然觉得所有艰辛都值得。”吴成林说。

十五载坚守凝成十万张底片:从苍鹭衔枝筑巢到雏鸟破壳,从群鹭捕鱼到越冬迁徙,他用镜头完整记录下苍鹭繁衍生命的全过程。2019年,他的作品《汉江,候鸟的家园》斩获“学习强国”平台“我爱我的祖国”摄影大赛一等奖。

“摄影是凿开时光的凿子,变的是拍摄对象,不变的是对记录本质的追寻。”吴成林总这样说。如今退休的他,仍在晨雾中架起相机,于时代褶皱里捕捉微光。

(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身边的摄影师



《晒场》



《传承》



▲《匠心》

▲《前行》